

## 彷彿若有光

胡曉真\*



2017年出版的《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一書，是我獲得科技部108年度傑出研究獎的代表作。我的第一本學術專書則是2003年出版的《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從江南閨秀才女的文藝活動，到封疆大吏與遷客逐臣的邊地遭遇，這將近二十年之間的研究興趣，變化不可謂不大。還記得，曾有學界朋友發現我在論文中開始引用《禮記》，不以為然地問我：「你怎麼從情慾變成禮教了？！」我開玩笑地回答：「我就是個喜新忘舊的善變的女人！」（還要趕緊補上一句：「你放心，朋友除外，人不如故！」）事實上，在看似跳躍的研究主題背後，其實自有線索，某些關鍵性的關懷在研究者自覺或不自覺間，指引或誘發我們摸索前行。這便好像那被夾岸美景吸引的漁人，見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就自然而然追隨而去一般。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進入學界工作後，我的第一個領域是近代中國的女性敘事文學。幼年備受家庭期待，並未感受性別差別待遇，但在那個性別意識低微的年代，成長過程中總是因教材與媒體中的僵化性別描述與規範而感到不平。「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對一個志在學術研究的人來說，筆即是劍，選擇研究題目當然要從最關心、最切身、最希望自己能施力的地方開始。這就是當時我以女性文學為研究主題的個人因素。自二十世紀 80 年代以來，學界開始懷疑主流文學史中女性的缺席是否反映實際的情況，或其實反映了文學接受與文學史書寫的侷限。在此一視角下，女性文學實已成為醒目的議題，我絕非前驅者。然而，在古典文學研究以詩文為重的趨勢下，我則注意到明清女性創作的類型其實相當多元，敘事文類的特質更賦予女作家較大的空間。因此，我對盛行於江南的女性彈詞小說進行了完整的考察，試圖兼顧對歷史文化環境、文類特質、作品網絡、文本內容的深入分析，以及理論的觀照。《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一書率先提出「近代女性敘事文學」的觀念，突出小說文類在明清時期女性文學發展中的關鍵性，對女性文學、明清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都有所發揮。

在探討明清女性文學的過程中，我開始對清末民初轉折期的文學與文化現象感到興趣。最初的提問較為簡單，亦即：明清女作家共享的「才女文化」，如何過渡到我們更為熟悉的「新女性」與現代女作家？而此一轉折與男性作家是否平行？如何交涉？我主張，我們必須同時觀察男性與女性作家，才能掌握清末民初轉折期文藝發展的面貌。在《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這本書中，我利用雜誌資料，重建五四以前民國時期的文化景觀，以結合古典與現代文學在文學史書寫中的鴻溝。具體的議題包括文壇新、舊文化眾聲喧譁的現象，知識女性追尋理想、表述生命的形式與管道，新興媒體與出版市場對創作的影響，以及上海文壇與邊地作家的互動等。這項研究與我之前對明清才女文化與敘事文學發展的探討，有直接的關係。在進行這個题目的研究時，報刊雜誌資料庫還不像今天這麼發達，搜尋資料還需要靠苦功與運氣在一瞬間捏合，當然廢然而返的時候更多。不過這種「我找到了，天助我也！」的樂趣，可說千金難買。

彈詞書場與彈詞小說之出版，與城市文化脫不了關係，上海都會更是清末民初文壇大舞臺，於是我的眼光也投向了明清以降的城市書寫，近期出版個人專著《明清敘事文學中的城市與生活》(2019)。談到城市文化，多由社會史與文化史學者專擅勝場，文學學者如何著力，是一大挑戰。我的策略一是進入文本

細部，一是側重個人意識，由具體作品論述文學與城市生活的交織，從個人生活與日常性展開對政治、戰爭、記憶的討論。

最後談到近十年來我之「西南敘事」概念的形。引我踏入這個領域的那彷彿之光，可溯至階段性完成女性敘事文學研究後的一次「學術踏青」。因學術體制往往要求研究的系統性，因此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完全聚焦於彈詞小說的研究，未敢旁顧。《才女徹夜未眠》出版後，總算有機會小試白話小說的探討。我以滿漢文化的觀點重讀《兒女英雄傳》，特別發揮小說如何以「婚禮」代表滿漢文化的疊合，而在閱讀與「禮」相關的材料時，注意到漢文人對西南地區非漢習俗與文化的表現，此後便展開了一系列以明清時期敘寫西南的作者與文本為考察對象的研究。研究材料雖包括小說、詩文、遊記、筆記、方志等多種類型的作品，但特別強調各類文本共有的敘事性，亦即文本表現的觀點視角、時空型構、情感結構等特質，並以「西南敘事」的概念統合之。在研究方法上，盡可能參酌晚近相關之史學、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與成果，但堅持突顯文學詮釋的感知特色。這項研究也企圖回應當前學界的重要議題，例如中央與邊緣的互動關係、漢與非漢民族的文化交流與衝突，以及對何謂「中國」概念的重新想像。

人們常以「學思歷程」泛稱一個學者的研究發展。在學界耕耘二十餘年，這樣的歷程實在還很短淺，不足道焉。我認為對所有學者來說，最重要的仍是研究必得發自生命的關切，必得背負發揮影響的期許，必不得畏懼非主流的寂寞，有時也不妨隨興之所至而追尋未知議題，以學術為志業而非職業，這才有一個豁然開朗的學術境界。學術旅程上，探索與踏青各有其妙，瞻前顧後，其樂不可言。